

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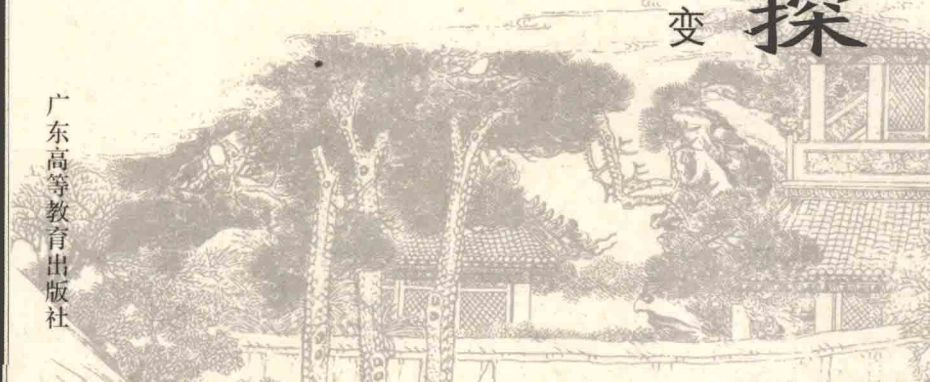
——从玉山雅集看元末诗风的衍变



曾莹著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之二十一】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

——从玉山雅集看元末诗风的衍变

曾莹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曾莹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5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

ISBN 978-7-5361-4051-6

I. ①文… II. ①曾…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61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1597

网址: www.gdgjs.com.cn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35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前记一

黄天骥

中国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华夏子孙，有责任发掘开采，分析整理，让体现着东方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焕发光辉。自然，我们也不能一味陶醉在祖先遗泽之中，审视它，研究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有助于祖国精神文明建设，才是我们整理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目的。

近几年，广东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在这块热土中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因而采取多种方式，大力推动对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因时际会，“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基金”得以乘风御气，建立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就有可能出版丛书，在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也是为了纪念王季思老师。

王起，字季思（1906—1996），浙江温州

人。早岁师从孙诒让、吴梅先生，以《西厢五剧注》名世。20世纪40年代后期，王季思老师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数十年来，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的工作中，在古代戏曲、古代文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王季思老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的权威。

王季思老师一生热爱学生，教育青年。他常说：学术乃天下公器。学生和后辈学者向他求教，他从来都认真、热诚地给予帮助。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他还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矻矻穷年，不遗余力。他经常强调建设祖国教育和文化事业，要有人继承，渴望薪火相传，让中华文化之光一代又一代照遍大地。

弘扬中华文化，继承王季思老师匡扶后进的精神，是受过他老人家教诲的学生的共同心愿。1993年，广州市政协和中山大学联合主办“庆祝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其后，诸位校友像杨资元、赖春泉等学长，深感为促进学术的发展，应做一些更加切实的工作，朱孟依先生积极支持。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们决心出版这一套丛书，希望能实现王季思老师多年的心愿，帮助热心于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而又甘心坐冷板凳的学者迅速成长，让学术之花也在生长红棉的土地上盛开。

学术的殿堂是靠一砖一石垒成的，我们希

望扎扎实实地奋工添瓦，不想欣赏海市蜃楼。目前，我们的能力有限，更兼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的想法是：环绕着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论题，逐年出版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我们一定能在祖国学术领域的南天，垒筑起一座丰碑。

王季思老师曾有诗云：

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

薪火相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

丛书付梓之际，我们抄录这首诗，作为奠基之石，以明旨意，兼励来者。

1996年6月16日于中山大学

前记二

欧阳光 康保成

自1996年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丛书第一种出版以来，迄今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十年来，我们根据有限的财力，精心甄选入围选题，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以每年一到两种的节奏，已陆续出版了13种著作。

看着眼前这套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的丛书，不禁让人深深感慨。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学者或博士学位获得者，选题以古代戏曲研究为多，同时也涵括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这些著作也许算不上什么鸿篇巨制，我们也没有像时尚所热衷的那样对它进行包装和宣传，在当今热闹非凡的学术著作出版大潮中，它甚至显得有些冷清和落寞，但这些著作都是对有关领域作了艰苦细致的研究之后的心得之作，或对有关研究领域有所开拓，或推动了有关研究向纵深发展，自有其难以掩盖的学术价值。丛书从总体上展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中青年学者的风采，也体

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沉潜、严谨、包容、开放的良好学风。

最近，珠海市民营企业家李平秋先生捐资设立黄天骥学术基金，用于支持我系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李平秋先生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之后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艰苦创业，努力打拼，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在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却不忘回报社会。他有感于母系的培育之恩，倾心敬佩黄天骥先生的师德人品，因而出资设立以黄天骥先生命名的学术基金，其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校友之情，令人感佩。

这样一来，我们除了王季思学术基金之外，又有了黄天骥学术基金。两个基金虽然命名不同，其宗旨则是一以贯之的，即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研究而添砖加瓦，略尽绵薄。根据这一宗旨，我们将把两个基金的增值部分合并在一起使用。其中继续资助出版中青年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中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更快地成长，仍然是两个基金的主要工作。

王季思先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黄天骥先生是继王季思先生之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两位先生的共同特点是不但重视学术的创造，同时也注重学术的传承，他们都倾力培养后学，提携奖掖不遗余力，这也正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能够生生不息，始终充满活力，并不断有创

造性成果涌现的原因。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也离不开积累，我们所做的正是传承和积累的工作。这一工作也许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明显的效果，但正如黄天骥先生在本丛书的“前记一”中所说的：“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我们一定能在祖国学术领域的南天，垒筑起一座丰碑。”

让我们以此互勉。

2006年11月16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引论 诗与群之间	(1)
第一章 元人顾瑛与玉山雅集	(11)
第一节 顾瑛其人及其玉山	(12)
一、顾瑛的家世和生平	(12)
二、顾瑛的性情与好尚	(16)
三、顾瑛的“玉山”	(27)
第二节 玉山之雅集	(31)
一、玉山雅集的规模及形式	(31)
二、玉山雅集之盛衰	(34)
三、玉山雅集自觉的传承意识	(39)
第二章 玉山雅集——诗意栖居的家园	(45)
第一节 海纳百川：玉山雅集的宾客构成	(45)
一、文士与玉山雅集	(46)
二、释道与玉山雅集	(52)
三、画人书家与玉山雅集	(58)
四、西域蒙古与玉山雅集	(63)
五、工匠伎艺与玉山雅集	(68)
第二节 肝胆相输：顾瑛与玉山宾客之间的交谊	(71)
第三节 因寄所托：玉山雅集纵情诗酒的背后	(77)
一、与俗相乖的个体	(77)
二、追慕魏晋的人生态度	(84)
三、丧乱之际的哀戚	(88)
第三章 “惟诗是求”的玉山雅集	(95)
第一节 雅集时的诗歌赋咏	(96)

一、赋咏的形式	(98)
二、题材与体裁	(101)
三、审美取向	(108)
第二节 玉山主要诗家及其风格走向	(113)
一、顾瑛与尚丽一派	(114)
二、杨维桢与尚奇一派	(122)
第三节 玉山诸君的诗学思想	(132)
一、师古	(134)
二、尚今	(138)
三、宗唐	(142)
四、小结	(144)
第四章 玉山雅集与元末诗风	(148)
第一节 元末诗风——元代诗歌的“新变”	(149)
一、元末诗风的特质	(151)
二、铁雅诗派与元末诗风	(161)
第二节 玉山雅集与铁雅诗派	(169)
一、玉山宾客与铁雅诗人	(170)
二、玉山雅集与铁雅诗风	(174)
三、玉山雅集所产生的助力	(181)
第三节 “血脉相通”的玉山雅集与元末诗风	(194)
一、高昂的个体意识	(194)
二、强烈的情感色彩	(198)
三、浓重的市民性	(201)
结语 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	(207)
附录一 顾瑛年谱	(218)
附录二 顾瑛交游考	(275)
参考书目	(339)
后记	(349)

引论 诗与群之间

一

文人的雅集活动，对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而言，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从汉魏时期的邺下、东晋的兰亭开始，文人的雅集活动便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一并前行。而所谓文人雅集，指的就是由文人作为主要参与者，以风雅为标榜的一类群体性集会活动。其活动并不拘泥形式，或宴饮唱酬，或游赏山水，或讲学论道，或竞才逞艺，或佐以声伎，等等，可谓多种多样。所呈现的形态也不尽相同——有的随心所欲、活动自由松散，有的却有着严密的组织与规章；有的与政治紧密相连，有的却把政治排除在活动之外；有的拥有庞大的宾客群，有的却仅限三五知己；有的只偶一为之，有的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的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记录，有的却仅存只言片语。然而不管怎样，一个“雅”字，就规定了这样的集会势必与一般世俗性聚会存有泾渭分明的差异——这类集会始终秉持着风雅的宗旨，而这一个“雅”字，主要便是由诗歌这一文学样式来承载的。综观古往今来的文人雅集，无论什么形态，无论有什么样的特征，始终都不乏文学参与其中，尤其是诗歌。可以说，以诗歌往还唱酬从来就是文人雅集最为基本、最为主要的活动形式。

从一开始，诗歌的赋咏便是文人雅集的题中之意，早在堪称文人雅集滥觞的邺下文人胜游，诗歌就已厕身其间。魏文帝曹丕在其《与吴质书》中曾如此描述他们一千人当日的雅集盛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

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①而那为文人雅集设立了基本范式、备受后世文人追步的兰亭雅集更将诗歌的赋咏确立成为此类雅集活动的主要内容——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仅凭一觞一咏，便足以畅叙幽情。且看，他们“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宿此良俦。修竹荫沼，旋濑紫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②，再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③。正是凭借参与雅集的众人留下诸多诗篇，我们方能对当日的那份风流超逸真正感同身受。

诗歌是文人雅集几乎不曾缺席的角色。雅集诸人往往用诗歌记录着一次次的盛会，用诗歌来抒发自己，更用诗歌与朋辈交流——传情达意、交换看法，也讨论诗学、切磋技艺，亦不乏游戏嘲谑、逞弄才具。甚至那些旨在结交权贵、希冀有所攀附的人，也混迹雅集当中，同样用诗歌完成其逢迎称美的意图。很显然，文人雅集与诗歌之间所缔结的是一种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关系。

二

纵览古代文人的生活形迹，雅集几乎成为他们风雅生活的一种基本模式：出于对前辈风流的欣羨和对风雅的追慕，古代文人总是乐于三五成群，诗酒往还。文人们热衷于雅集，也惯于在群体雅集中进行诗歌赋咏，这早已成为古代文人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如此一来，则群体的雅集活动必然会对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一，雅集活动的氛围会对参与者的诗歌创作能力有所激发，试想，在一个富含竞争和灵感启发的场合进行写作，其诗艺自然能够得到进一步的锤炼与提升；其二，雅集比比皆是交流与碰撞往往会影

① 曹丕：《与吴质书》，见《文选》，卷第四十二，1896~18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孙绰：《兰亭诗二首》，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9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王玄之：《兰亭诗》，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9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响甚至改变参与者的诗学观念、审美理想，成为某种新思想、新主张诞生的催化剂；其三，那些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或者是由诗坛重量级人物发起的雅集，则往往会引发众人的争相仿效，从而逐步形成或变革一个时代的创作风气。考察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演进，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试以唐代为例。作为我国诗歌的盛世，唐代诗人之间的游宴雅集、唱酬赓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文人雅集对于诗歌发生的作用便尤为明显。

首先，文人雅集能够充当某种新的诗歌体式诞生的温床。有研究者认为，律诗在唐初的定格就与唐中宗景龙（707—710）年间活跃于宫廷、频频进行文学集会活动的文馆学士群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由于景龙宫廷诗的创作往往展开竞争，胜者获得奖赏和荣誉，输者则受罚并感到羞耻，建立一套规范形式及总结作诗技法成为紧迫之事。此亦可能是导致律诗最后定格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记录这一时期宫廷文学活动的《景龙文馆记》今存 369 首诗，其中有律诗 283 首，比例高达 77%^②，这就不难看出这群诗人对于这一新诗体的好尚——律诗俨然已是此时唱和应制的主流诗体。这样的创作风气势必波及当时的文坛。而文学史公认的，对于律诗定格功不可没的沈、宋二人恰是这些文学集会的主导人物。他们的创作往往能够得到统治阶层的奖誉，他们的诗学思想、创作特色都会对集会的一群参与者产生影响。所以说，景龙文馆学士们围绕中宗等帝王贵胄所开展的这些文学集会活动，对于律诗的定格显然有着直接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其次，文人雅集也是进行诗学探讨的重要场合，许多观念、主张就在这样的讨论中逐渐成形。例如大历年间，以诗僧皎然和时任吴兴刺史的颜真卿为核心，浙西诗人举行了历时数年之久的大量集会活动，他们在游赏赋诗、联句唱和的过程中展开了许多关于文学

^{①②}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65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观念的探讨，一些相当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在这些雅集活动中得以成熟完善。比如说，众人在雅集时就曾将重新评价南朝诗歌作为活动的重要议题，那些创作于雅集场合、为数颇多且滑稽诙谐的游戏诗更是反映出此时不同于初、盛唐的诗学主张——初、盛唐诗人对齐梁诗歌多持一味贬斥的态度，而此时的浙西诗人则已经意识到该观点的矫枉过正之处，对南朝诗人有了更多的肯定，甚至出现了复兴齐梁诗风的意图。又比如说，皎然及其诗友在雅集创作的诗歌中曾多次涉及“境”这一重要的概念，其间的诗境观念已经颇为明确。因而，之后皎然能够在《诗式》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意境”理论，与此类雅集时的多番讨论是不无关联的。换句话说，这一类的雅集盛事对于文学理论建设确实有着非凡的意义。

再次，文人雅集还能够承载某一诗歌流派的形成，进而作用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风尚。中唐“韩孟诗派”的形成，就与韩愈、孟郊等人贞元中在汴徐、元和初在京洛这两段时间内所进行的雅集聚会密切相关。再如唐末活动于庐山一地的诗人群体，正是他们相互之间密切的交往唱酬，才逐步完成了晚唐尊贾诗人向宋初晚唐体诗人的过渡，对宋初的诗风造成了一定影响。^①

概言之，文人雅集对于诗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不外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文人雅集能够直接促成某些诗人群体甚至诗歌流派的生成；第二，文人雅集对于某种诗歌体式的形成、某种审美风尚的变革起到催化促进的作用；第三，文人雅集可以承载某种新思潮的生成，并且推动其流布，深化其影响。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个特定时代的文人雅集与当时的诗歌创作之间总是存有一定的相互作用的，有的时候，文人雅集甚至还能对一个时代的诗歌创作风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主要视乎雅集的规模，以及雅集参与者于当时诗坛的地位而定。

^① 以上论及唐代文人雅集与诗歌关系的观点，均参自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三

其实，群体活动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早在孔子的时代便已得到人们的初步认知与肯定。孔子所云“诗可以群”足可为其明证——既然诗歌能够带来“群居相切磋”的效果，对群体起到相互感化与提高的作用，那么，“群居相切磋”也必然会反过来作用于诗歌，对诗歌的普及、诗艺的提高、诗风的趋同产生影响。

不过，所谓“诗可以群”只是暗示了一种可能的存在，“诗”与“群”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雅集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影响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依循着怎样的规律，这在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较少分析阐发的内容。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文人雅集时，往往只是把它视作古代文人的一种交往方式，或者风雅的生活态度来加以考察，对于它和诗歌之间的关系关注得并不太多。再加上人们通常都认为雅集中创作的诗歌水平不高，多数是应景、游戏之作，自然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太过在意。实际上，雅集时诞生的诗篇，佳作也不在少数，例如我们所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刘禹锡《竹枝词》、白居易《忆江南》，还有张志和《渔歌子》等均是此例。

而在所谓“诗”与“群”的问题上，此前的研究者也往往总是分而论之，甚少将二者联系起来考量。历来研究诗歌风尚的著述不在少数，但选择从文人雅集的角度来对诗歌风尚的形成与变革加以阐释的专门论著却是笔者未曾目见的。有的著者，虽然意识到了群体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却仅限于提出问题，未曾就此展开深入的论证。那些针对文人雅集展开的研究，论者的兴奋点则通常放在文人群体本身、社会背景、参与者心态等方面。这类研究大多强调事实的还原，注重历史的考辨，却甚少讨论雅集中诗歌创作的实际，很少就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展开分析论述。当然，有的论著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已有涉及，但那也仅仅是考证之余事。比如贾晋华先生的《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一书，其书就在对唐代集会总集钩沉稽考之外，也注意到文人的群体活动对于诗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然而可惜的是，该书在这方面的论述仅限于个别事例，并未对其中的一般性规律做出概括总结。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人雅集对于诗歌创作存在影响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就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但能够填补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地带，同时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史中的相关现象，更为深入地理解文学发展的相关规律。

一般来说，文人雅集活动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王羲之等人集于兰亭、曲水流觞作为开端的。这一类雅集活动，与政治没有太多的牵连。雅集诸人对于风雅的追崇、与朋辈的交流切磋，构成了这类雅集活动的主要内容。另一种雅集的源头则在于东汉士大夫的结朋立党——“考东汉士大夫之结党立朋，品覈（核）公卿，月旦人物，本为政治及社会运动之事，然其流风所及，于是士大夫往往招朋呼友，流连诗酒，称觞赋咏。”^① 这一类雅集从一开始便与政治保持紧密的联系。通常，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雅集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相对要小，因为其活动往往旨在政治而非文学。这一类雅集对文学本身产生的作用，就远不及它在政治上发挥的影响。而那些与政治较为疏离的雅集活动则正好与此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既是这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其指归。因此这一类文人雅集往往会对文学的流变产生较为直接甚至是重要的影响。考之文人雅集的实际，这一类与政治较为疏离的雅集盛事也明显占据了较大的篇幅。因此，本书讨论的重点便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文人雅集上。

同时需要明确的还有，文人雅集与我们通常提到的诗社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相对而言，雅集的概念更为宽泛，诗社则是

^① 黄志民：《明人诗社之研究》，2页，台湾政治大学，1972年硕士论文，见萧丽华：《元诗之社会性与艺术性研究》，249页，台北，国家出版社，1998。